散文诗

春节

■犁夫

在时光浩渺的长河之上，有一座熠熠生辉、永不落幕的殿堂，那就是春节，岁岁如期盛放，宛如破晓时分穿透云层的万丈霞光，汹涌澎湃地将冬日的阴霾一扫而光。

春节的华匾，在岁月轮转的尽头昂然屹立，汇聚起团圆的热望、希望的火种，燃成通天彻地的熊熊烈焰承载着华夏儿女血脉深处最滚烫、最赤诚的念想。

呼啸的朔风裹挟着晶莹的雪花，扬扬洒洒奔赴大地的怀抱，恰似一场圣洁的洗礼，年味便在这银白的幕布下，悄然苏醒，萌动着破土的力量。

恰似新春派出的侦察兵，怀揣着使命，怯生生却又满怀憧憬地向世界宣告一场狂欢的来临，起初，只是零星几声鞭炮在清冷街巷试着爆响。

转瞬之间，集市被注入了魔力，人潮如汹涌澎湃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喧闹声、欢笑声交织成一曲宏大的乐章。

大红的春联，似烈烈燃烧的赤焰，沿着街边店铺一路奔涌，烫金大字在暖阳下灼灼生辉，一撇一捺间，皆写满对来年的绮梦与热望；

五彩的年画，活泼俏皮的胖娃娃手抱金鲤，福禄寿三星笑意盈盈、满目慈祥，被郑重地张贴在每一扇窗前、每一面墙上，牢牢镶嵌进生活的阳光。

集市里头，糖果铺子垒起一座座“甜蜜的山峰”，晶莹剔透的水果糖、奶香浓郁的奶糖、芝麻香脆的酥糖，阖家围坐时丢一颗进嘴，那甜意瞬间爆开，恰似春日繁花在舌尖肆意盛放，直沁心脾，令眉眼唇角都染上蜜色，日子也跟着泛起旖旎的甜香。

干货摊前，饱满圆润的瓜子、油亮香脆的花生、咧嘴憨笑的开心果，盛在竹箩筐里满满当当。

是守岁夜里“咔呲咔呲”奏响的欢乐谣，嗑出的是闲适，嚼出的是团圆和时尚。

肉食店里，酱肘子、烧腊肉、卤猪头，色泽红亮诱人，香气勾人魂魄，一刀下去，肥瘦相间，那是年夜饭桌上硬邦邦的底气，撑起满桌荤腥，慰藉一年辛劳和匆忙。

瞧那手艺人，面前一方简陋木桌，指尖翻飞，彩纸灵动。须臾间，一只威风凛凛的纸老虎跃然而出，瞪着铜铃大眼，张着大口，呼啸在山林之上；再一会儿，娇艳欲滴的纸玫瑰层层舒展，花瓣娇嫩欲滴，仿若要破纸而出，蝴蝶翩跹，馥郁花香。捏面人的小摊围满孩童，面团在老师傅手中三揉两搓，猪八戒大耳朵扇动、嫦娥仙子衣袂飘飘，孙悟空耍着金箍棒。

神话传说就此定格在方寸掌心，被孩子们小心翼翼捧走，在童年的绮梦里珍藏。

老人们早早掸去旧岁积尘，也掸落往昔疲惫烦忧，桌椅板凳挪了又挪，摆得规整齐全，铺上崭新碎花布，将家中打扫得几净明窗；

坛坛罐罐擦洗一新，备好的腊味香肠挂在檐下，岁月风干的富足滴着油光。

女人们围坐一起，穿针引线，纳鞋底、绣鞋垫，细密针脚里缝进对家人的牵挂，五彩丝线交织成绚丽纹路，踏在脚下，往后的路便都是花团锦簇，一路坦荡。

男人们则扛着长梯，哼着小曲，张贴春联，糨糊刷子一抹，上联下联稳稳当当，横批一挂，家的门面就此焕然一新，福气牢牢锁住四季时光。

暮色四合，炊烟袅袅，怀揣着积攒一年的乡愁与思念，如归巢倦鸟，循着熟悉的烟火气，奔赴那扇温暖家门，游子不在外面闯荡。

装满给父母的厚棉衣、给孩子的新奇玩具、给爱人的贴心小物，那是沉甸甸的行囊；

脚步急匆匆，近乡情怯，心跳如鼓，村口老槐树愈发清晰，家门那盏昏黄灯光仿若穿透茫茫夜色，直直照进眼底，暖了心房。

相见刹那，千言万语哽在喉间，化作一个紧紧相拥，父母眼角的泪花、孩子雀跃的呼喊、爱人嗔怪里的心疼，瞬间驱散一路风霜。

阖家围坐，年夜饭是一场舌尖上的奢华盛宴。圆滚滚的饺子，饱满似金元宝，寓意财源广进，韭菜鸡蛋馅裹着新春嫩绿、猪肉大葱馅渗出香浓醇厚，一口咬下，满嘴芳香；

清蒸鱼卧在青花瓷盘，须尾俱全，年年有余的祈愿在腾腾热气里徜徉；

红烧鸡块，寓意吉祥，一块块鲜嫩入味，吃得满手流油，色泽红亮；

还有软糯的八宝饭，红枣、莲子、桂圆、糯米交融，甜甜蜜蜜，象征团圆，儿孙满堂。

平日里的磕绊、辛劳、委屈，皆随酒入喉，化作豪迈爽朗笑声，回荡在屋内推杯换盏，酒水映着灯光，泛起潋滟波光。

春晚舞台上，歌舞升平，绚丽光影交织，舞者衣袂飘飘，似凌波仙子踏波而来，旋转、跳跃，演绎盛世风光；

歌手引吭高歌，音符流淌，声声落进心坎，或激昂颂山河壮阔，或婉转诉儿女情长；

小品相声包袱抖落，诙谐幽默引得哄堂大笑，笑出琐碎生活里的喜乐世相。

一家人围坐沙发，评点节目，其乐融融，暖烘烘的室温、暖融融的亲情，抵消了窗外彻骨寒意，嗑着瓜子，品着香茶。

零点钟声雄浑响起，仿若穿越千年历史尘埃，在华夏大地悠悠回荡。

刹那间，鞭炮齐鸣，烟花冲天而起，火树银花把夜空点亮。

深蓝苍穹下，烟火似繁星炸裂，红的、绿的、紫的、金的，绚丽斑斓，将夜幕装点出梦幻般的苍茫；

驱散旧岁所有阴霾晦气，唤醒沉睡大地，鞭炮在耳边炸响。

孩童们捂着耳朵，瞪大双眼，满脸惊叹，于绚烂光影里憧憬新的向往；

大人们伫立窗前，凝望烟花盛放，默默许下心愿，满是期冀，眼中绽放新的希望。

初一清晨，街巷满是拜年的欢声笑语。孩子们新衣新鞋，兜里揣满糖果瓜子，蹦蹦跳跳走在前头，逢人便软糯糯喊上一声“新年好”，收获满把红包，小手攥得紧紧，那是长辈沉甸甸的疼爱；年轻人陪着长辈，逐户登门，拱手作揖，邻里间情谊在寒暄问候里升温，道一声吉祥顺遂、福泽安康；

寺庙里香火鼎盛，信徒虔诚跪地，于袅袅青烟里祈愿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前程似锦，钟磬声声，梵音袅袅，慰藉尘世灵魂，手持高香。

暖阳融融，公园里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随风摇荡。

舞龙队伍威风凛凛而来，巨龙蜿蜒翻腾，龙头高高昂起，龙须随风飘动，舞龙者身手矫健，挥舞棍棒。

巨龙腾飞，穿梭游走，引得观者阵阵喝彩；划旱船的大嫂们扭着秧歌步，旱船晃晃悠悠，彩扇翻飞，脸上胭脂红扑扑，嬉笑打趣声洒落路旁；

踩高跷的艺人各异，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高高在上却步伐稳健，逗得孩童们仰头追逐，嬉笑扮相。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港湾，漂泊的心在此靠岸休憩；是辞旧迎新的渡口，过往忧愁随波逝去，明日希望扬帆起航；

是华夏大地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于民俗风情里承载民族记忆，用团圆喜乐滋养代代情肠。

春节在寒冬孕育春日生机，于岁月褶皱种下繁花，待节后行囊再背、脚步重启，怀揣着亲情、信念，奔赴下一场奋斗，征途浩荡。

岁岁春节，家在那头，暖灯长明，团圆的意愿，满满当当。

往后岁岁年年，任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乡愁满满，绽放春节的灵光。

春节以传统为薪，以亲情为火，燃在民族心房，照亮来路归途，续写华夏大地上团圆与希望的永恒诗章；

岁岁年年，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直至岁月尽头，每一天都是诗和远方。

在每一个雪花纷飞的岁末，春节总会携着滚烫的温度、磅礴的力量，汹涌而来，唤醒沉睡的大地，点燃生活的热望。

街头巷尾，那红彤彤的灯笼依旧摇曳生姿，恰似一颗颗炽热的红心，在凛冽寒风中顽强跳荡；家家户户，飘散出的饭菜香气氤氲不散，勾连起亲情的纽带，编织着家的温暖模样。邻里乡亲们互道一声“新年吉祥”，那声音爽朗、豪迈，在空气中碰撞、回荡，激扬起层层温情的涟漪；孩童们手持烟花棒，奔跑嬉戏，绚烂的火光映照着纯真脸庞，笑声似银铃般洒落四方。

且看那乡村戏台，锣鼓喧天，唱腔激昂。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一招一式尽显功底，唱念做打演绎人生百样。

红脸的关公忠勇无双，提刀跨马，威风凛凛；白脸的曹操奸诈狡黠，眼神灵动，暗藏心机；花旦轻盈移步，水袖翻飞，眉眼含情，唱腔婉转似黄莺出谷，诉说着才子佳人的浪漫情长。

台下观者云集，白发老者摇头晃脑，沉浸其中，回味往昔岁月；年轻后生瞪大双眼，满脸新奇，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风光；妇女们嗑着瓜子，交头接耳，评点戏中情节，不时爆发出阵阵哄笑。戏曲声、喝彩声、欢笑声交织相融，绘就一幅乡村春节的热闹景象，古老的艺术在这团圆时刻焕发出崭新光芒。

城市广场，音乐喷泉随旋律舞动，水花四溅，在五彩灯光映衬下如梦似幻。广场上人头攒动，有阖家出游的温馨小家庭，孩子骑在父亲肩头，挥舞着手中的气球，兴奋尖叫；有携手漫步的情侣，十指紧扣，低语呢喃，眼中满是柔情蜜意；

还有结伴而行的老友，谈笑风生，回忆往昔峥嵘，展望来年梦想。周边商场琳琅满目，促销广告此起彼伏，人们大包小包，满载而归，购置新衣、挑选礼品，用物质的充裕装点生活的美满，用消费的热情点燃新年的希望。

夜晚，华灯璀璨，霓虹闪烁。主干道上车水马龙，车灯汇成蜿蜒长河，川流不息；街边店铺灯火通明，食客们推杯换盏，热闹非凡。漫步其中，入耳尽是欢声笑语，入目皆是繁华景象。

酒店宴会厅里，一场场年会盛宴正在上演，员工欢聚一堂，总结过往佳绩，规划明日蓝图，舞台上才艺展示精彩纷呈，抽奖环节高潮迭起，欢呼声、掌声雷动，将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此刻彻底点亮。

回到家中，夜深人静之时，一家人围坐，暖意融融，亲情激荡。

长辈们翻开泛黄相册，讲述家族往昔故事，那些艰苦岁月里的奋斗拼搏、平凡日子中的点滴温情，如幻灯片般在晚辈眼前一一浮现，家族传承的火种悄然种下，生根发芽，芬芳绽放；

年轻人分享着外面世界的新奇见闻，言语间满是朝气与活力，引得长辈们啧啧称奇、频频点头，科技潮流，文化风尚。跳跃闪烁，心底的亲情汩汩流淌。

晨曦再度破晓，新春的热潮再度涌起波浪。后备箱装满礼品，车里装满欢声笑语，走亲访友的队伍浩浩荡荡。

踏入亲戚家门，热情的拥抱、亲切的问候瞬间驱散路途疲惫，客厅里瓜果满盘，四溢茶香。

亲友围坐一起，畅谈家常琐事、国家大事，分享生活喜乐、育儿心得，亲情在这你来我往间愈发醇厚，情谊在这推心置腹中愈发绵长。

田野间，麦苗探出嫩绿脑袋，吮吸着新春甘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欢庆新年，孕育着丰收希望；

山林里，飞鸟欢歌，穿梭于枝头林间，叽叽喳喳，似在传递春的喜讯；河流破冰，潺潺流淌，水波荡漾，奏响春的乐章。

大自然这位神奇画师，正蘸着新春的颜料，勾勒山河新貌，晕染大地彩妆。

春节，你用团圆书写温情，以喜庆驱散阴霾，是岁月长河里最澎湃的诗行；

你是华夏民族心底最坚实的信仰，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熠熠生光；

你是生活乐章中最激昂的高音，奏响希望旋律，唤醒沉睡梦想。

在你的怀抱里，疲惫的灵魂得以慰藉，漂泊的游子找到归乡；

在你的感召下，往昔的忧愁烟消云散，明日的征途洒满阳光。

岁岁春节，年年守望。

无论身处何方，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只要春节的钟声敲响，那份炽热的情愫便在心底疯狂生长，驱使我们奔赴家的方向，拥抱亲情的暖洋。

因为这盛大节日背后，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亘古不变的向往，是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代代相传的力量；

春节如巍峨高山，屹立不倒；如滔滔江水，奔腾不息，永永远远，滋养着华夏大地，照亮着民族前行的漫漫征途，直至地老天荒，岁月永长。

在每一次春节的谢幕时分，我们都怀揣不舍，却又满心向往。不舍这欢聚的温馨时光，不舍家人围坐的融融暖意，情谊深长；

期许来年春日更明媚，生活更安康；

期许梦想能照进现实，前程似锦绣华章。

带着眷恋与憧憬，我们再度启航，奔赴生活的战场。

怀揣春节积攒的能量、亲情赋予的底气，无畏风霜，不惧跌宕；

因为知晓，下一个春节，依旧有暖灯、有热饭、有家人的笑脸，在岁月尽头静静守望，等待团圆的归航。

让我们把春节的喜庆珍藏心底，化作前行力量，向着生活的光明处，一路高歌，一路昂扬，奔赴那永不停歇的幸福远方，让华夏大地处处溢满吉祥，岁岁弥漫吉祥之光！

峡谷之春 **摄影** 赵国君

诗歌

短章四首

■向再春

（其一）风

从没见过你的样子
却常常听到你的声音
都说你的清白
堪比明月

那金黄的叶子
纷纷离去
一定是你有意的招引
凭几句风言风语
诱惑它跟你一路天涯
留下那一棵树
黯然神伤

吹皱池塘的春水
潋滟了粼粼的波纹
都是你落花有意
才惹出那流水多情
心旌摇摇
荡起了层层涟漪
心事重重叠叠

到处拈花惹草
刚携手杨花翩翩起舞
又看上柳树的长发及腰
跑去岸边献媚
着意梳理她的长发飘飘

你来去匆匆杳无踪迹
一任杨柳依依
留下水中那一树倒影
一圈儿又一圈儿
在心头荡漾
顾影自怜

（其二）云

棉花一般温柔
思绪一样朦胧
在太阳落下的地方
燃起漫天的火焰

揣着雨滴
携着冰雹
一声肆无忌惮的怒吼
射出电光石火
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
露出一张狰狞的脸

喜怒无常的秉性
瞬息万变
刚刚铺好的天幕
转眼扯成碎片
在雨过天晴处消融
化作一片湛蓝

轻舒漫卷
涌起无数奇峰
蒙蔽太阳
纠缠月亮
又遮住了星星的眼

游弋在无边的蔚蓝里
万象千形飘忽不定
也怪我太过平凡
拉不住你缥缈的衣衫
从此
你否定了太阳的坚定
月亮的执着
星星的永恒
——翻云覆雨

（其三）雨

为了瞒天过海
变得细如牛毛
在春风沉醉的夜晚
悄然无声地润湿了那朵
含羞带怯的花苞
丝丝缕缕
缠缠绵绵

偶尔冲天一怒
火冒三丈七窍生烟
沉下一张铁青的黑脸
铺天盖地的咆哮
涤荡了藏污纳垢
人间天上
七彩斑斓

伤心的时候
点点滴滴
怀念着夏天的多情
时常把你宠到天上
随着蝉声在秋风里飘远
轰轰烈烈狂热
转瞬成了过往

不去讨好冬天
在这不被需要的季节
退隐江湖
休养生息
静待下一个春天

（其四）雪

天生只有一种颜色
从来不肯浓妆艳抹
冷若冰霜
冰封了所有的温柔
放逐在冬天的玉蕊琼花
因为缺少了万紫千红的芬芳
就错过了蜜蜂和蝴蝶

雪落成诗
编织成一个美丽的童话
隐藏了白山黑水
丰腴厚重肤如凝脂
为了那句海誓山盟的诺言
群峰一夜白头
万树鬓染霜华

银装素裹的妆容
粉饰了多少
不为人知的秘密
把黑的也能说白
尽揽芳华
妆扮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梦

冰天雪地
禁不起阳光的审视
消融了一切虚假
戳穿了所有的谎言
曝光了瘦骨嶙峋的山川

“六朝明士”？“六朝名士”

某部古装悬疑探案剧中，谢御史说：“六朝mí ng士之风，江左旷达之气……”“六朝mí ng士”在字幕中同步显示为“六朝明士”。此处有误，应写作“六朝名士”。

名，指名望高。“名士”原指名望高而不做官的人。如《礼记·月令》中写道：“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后又指旷达、不拘小节的知名士人，“六朝名士”指的正是这样一群著名的风流洒脱之人。

三国至隋统一前后三百余年统称六朝。这一历史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思想文化多元，再加上仕途选拔以举荐、品评为主，个人的品行、风度等至关重要，“名士”这一群体受到关注。他们追求思想自由，注重人生体验，放达潇洒，风流不羁，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六朝名士”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刘伶、王羲之等。历史上没有“六朝明士”的说法。

散文

难忘家乡锣鼓声

■马守喜

数着一年中最后的日子，收获着一年中的幸福与快乐，新的希望在脚下延伸。

“腊月蜡梅香，家家户户过年忙”，越来越浓的年味，驱走了冬日的寒冷。我的老家是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这里百姓厚道，人杰地灵，其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每到过年时，百姓们敲锣打鼓、扭秧歌、踩高跷、耍龙灯、赶毛驴、闹灯官、聚众娱乐，是这里多年的民风民俗。

据说，锣鼓源于古人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感动神灵保佑人们过上五谷丰登、安定祥和的好日子，后来，人神同乐，以求人寿年丰，久而久之，在锣鼓声中人们的各种表演不断变化，逢年过节，在锣鼓声中求乐，庆祝幸福安详的好日子。

“春节到、春节到、穿新衣、戴新帽、敲锣鼓、放鞭炮、扭着秧歌哈哈笑。”这是五十年代初期老师教的儿歌，记忆犹新。从初一开始，各单位将放在仓库中沉睡了一年的锣鼓敲起来，各街道的年轻居民与机关单位的人员开始了沿街表演，听到锣鼓声，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把各个表演队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只见鼓手头上围着红毛巾，额头透汗，打累了又有别人接上来敲，鼓要打到点子上、铙要雄浑有力，锣要敲得清脆响亮。组织者例行要去慰问军烈属，给军烈属拜年，走在最前头的是乡镇的领导，他们拿着慰问信、慰问品，紧随其后的是各街道的主任、居民小组长和男女老少的居民，到军烈属家门前，锣鼓便敲得更响，表演队也扭得更欢，在给军烈属大拜年的锣鼓声中，极大地渲染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气氛。

到了正月十五，各锣鼓队，表演队要汇集在经棚镇的大街上，依次出场。人群也沸腾起来，忘了极寒的天气，心里都热腾腾的。

听不到锣鼓声，就不叫过年，锣鼓之声是乡音，是浓浓的年味，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催人奋进。如今，再也听不到家乡那几支锣鼓队表演的壮美声音，各种表演队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成为历史的记忆。